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

《瑪拉沁夫》專集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197

玛拉沁夫 专集

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一九七九年十月



玛拉沁夫同志像

前　　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是参加协作编写的二十所高等院校中文系教学、研究参考用书。

二、参加《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协作编写的单位有：山东大学、山东师院、广西师院、上海师大、上海戏剧学院、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师大、华中师院、江苏师院、扬州师院、沈阳师院、河北师大、杭州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师院、浙江师院、徐州师院、福建师大等二十所院校中文系。

三、《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拟分批编选作家作品研究专集。一九七九年计划编印的有：

《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包括郭沫若等近百位作家）

马烽、巴金、王汶石、王愿坚、艾芜、田间、老舍、冰心、刘白羽、孙犁、沙汀、李季、李准、杜鹏程、陈残云、张天翼、周立波、周而复、杨沫、杨朔、玛拉沁夫、欧阳山、贺敬之、胡可、草明、柳青、闻捷、赵树理、姚雪垠、徐迟、秦牧、峻青、茹志鹃、夏衍、郭沫若、郭小川、郭风、何为、梁斌、曹禺、臧克家、魏巍等作家专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诗词》、《天安门诗抄》、《于无声处》、《丹心谱》、《甲午风云》、《江姐》、《刘三姐》、《红岩》、《红日》、《林则徐》、《林海雪原》、《杨开慧》、《阿诗玛》、新民歌、《霓虹灯下的哨兵》、

《豹子湾的战斗》等作品专集。

四、《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的各专集，一般包括下列内容：

- (一) 作家传略
- (二) 作家的生活和创作
- (三) 评介文章选辑
- (四) 作家著作目录、作家作品评论文章目录索引

五、茅盾同志为本书封面题字，有关作家为本书提供了宝贵资料，许多同志给予热情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六、本专集由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周作秋、向丹同志负责编选。

七、由于水平所限，时间仓促，错误缺点难免，请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十月

目 录

一、 玛拉沁夫传略	编者	1
二、 玛拉沁夫的生活与创作		
不要把我们捧得太高了	玛拉沁夫	3
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	玛拉沁夫	7
答《萌芽》编辑部问		
——文学杂谈之三	玛拉沁夫	9
谈创作的准备	玛拉沁夫	14
三、 评论文章选辑		
广阔的生活 新颖的探索		
——读玛拉沁夫短篇创作札记	王笠耘	56
可喜的收获		
——《蟾江水波》、《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读后(节选)	臧克家	66
《在茫茫的草原上》值得一读	王志彬	69
动荡的草原，光辉的道路		
——评《在茫茫的草原上》(上册)	孟和博彦	73
漫谈《在茫茫的草原上》的爱情描写	魏泽民	84
《在茫茫的草原上》的爱情描写应该肯定	卫真	90
草原上一场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	奎曾	96
茫茫草原上的革命风暴	丁正彬	110
更上一层楼		
——从《在茫茫的草原上》到《茫茫的草原》	李亦冰	118
再评《茫茫的草原》	周宗达	123

读《花的草原》	
——代序	茅 盾 132
草原的花	
——读《花的草原》	冯健男 145
花的草原 百花齐放	
——玛拉沁夫的小说集《花的草原》漫评	奎 曾 153
草原上鲜花开不败	
——重评《花的草原》	陈寿明 160
谈谈对《路》的批评意见及其修改	奎 曾 168
展翅高飞的雄鹰	
——评《女篮 6 号》	蒋荫安 178
不真实的考验	
——简评《女篮 6 号》暨大“南潮”文学社	182
草原的随笔	
——看《草原上的人们》以后	西 木 185
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颂歌	
——评电影《祖国啊，母亲！》	宝力高 189
银幕上的新收获	
——评影片《祖国啊，母亲！》	段海山 范培廉 193
必由之路	
——喜看影片《祖国啊，母亲！》	李 赐 199
《最鲜艳的花朵》	
——杨 扬	208
这就是我们的后代	
——报告文学《最鲜艳的花朵》读后感	续 磊 212
四、玛拉沁夫著作目录、玛拉沁夫作品评论文章	
 目录索引	217

一、玛拉沁夫传略

玛拉沁夫，蒙古族作家，1930年生于辽宁省吐默特旗黑城子村的一个贫苦家庭，从小受冻挨饿，靠哥哥给王爷当奴仆赚得一点钱勉强读了七年书。1945年冬参加八路军。次年在内蒙古文工团开始写作，曾写过一些战地通讯和剧本等。1951年在科尔沁草原从事群众工作时，成功地创作出了描写蒙族青年捉特务救草场的英勇行为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受到各民族读者的热烈欢迎，并为文艺界普遍重视。第二年同张海默、达木林合作，将小说改编成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影片荣获文化部颁发的故事影片三等奖。1952年秋，进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得到许多著名作家的指导，开始酝酿与创作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于1956年出版，1962年修改重印）。这部小说反映了内蒙古察哈尔草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内蒙古自治运动和解放战争初期所进行的革命斗争，着重表现党的民族政策的威力，表现内蒙古人民反对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和反动民族上层分子，建立广泛民族统一战线，终于获得了解放这一重大的历史主题。这是解放后第一部反映蒙族人民生活与斗争的长篇小说，获得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评奖文学一等奖。195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作协中第一批少数民族会员，曾两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和参加亚非作家会议。1956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内蒙

古分会副主席。1958年与珠岚琪琪珂合作，写了电影剧本《草原晨曲》，第二年拍成电影。此外，他还写了几十篇短篇小说和散文、特写，其中有一部分已汇成集子出版。《花的草原》这部短篇集，茅盾同志曾为之写序予以推荐。他有不少作品除译成国内兄弟民族文字外，还译成英、俄、日、法、世界语等文字。作者善于把环境、自然景物的描写和人物的精神世界紧密结合起来，风格清新、明朗、朴素，语言优美、流畅，作品富有草原气息，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玛拉沁夫曾受到打击和迫害，但他始终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与之斗争，并坚持写作，1975年写了电影文学剧本《沙漠的春天》。粉碎“四人帮”以后又写了电影文学剧本《祖国啊，母亲！》，向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献礼。这两个剧本已先后搬上了银幕。后者较深刻地反映了1946年前后，蒙古族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解放斗争的生活，热情歌颂了党的民族政策，歌颂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在国内外上映，受到了广大读者一致好评。

1978年赴非洲三国访问，写《非洲散记》一组散文。1979年创作一部中篇小说：《第一道曙光》。

玛拉沁夫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家，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二、玛拉沁夫的生活与创作

不要把我们捧得太高了

玛拉沁夫

近几年来，很多报刊上发表了不少青年作家的好作品和评介青年作品的文章。读了这些作品和文章后，我们也感到幸福。但有的刊物上却也出现了一些十分不恰当的评介文章，继“文艺报”谈李文元的创作道路之后，最近我们又看到了“长江文艺”谈吉学需的创作道路。吉学需同志开始创作以来，仅仅才五年。五年的短时间就能开辟出一条创作道路来，真是咄咄怪事。据我理解，现在我们很多人都还没有形成一条创作道路，形成这样的道路要几十年，我们现在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留下的只不过是几个模糊的脚印而已。现在没有人写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偏偏有人来写我们这些二十几岁的年轻小伙子的创作道路，真是太不公平。不要说茅盾的整个创作道路，单是他的《子夜》一书，就有多少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啊！我希望我们的批评家还是少谈一点我们青年作者的什么道路吧，过分的吹捧对我们是没有好处的。我虽然不认识吉学需同志，我相信这样的文章对他帮助也是不大的。我们固然不需要陈企霞式的粗暴吹杀青年作品的批评家，但也同样不喜欢把我们的作品说成几乎完美无缺的好好先生。还是严厉而中肯地多给我

们指出一些缺点，少说一些和我们的成就不相称的话吧，因为我们一旦受了这些过分赞扬的影响，自己也以为自己的作品已经好到家了，那就危险极了。

现在报刊上出现的青年作家谈创作经验的文章也太多了，有的人写的经验已经超过了他的作品，如果他写了五篇小说的话，他写的经验倒有六篇，到处口头讲述自己的生活创作经验的次数还不计算在内。这同样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难道肖洛霍夫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就需要写二百万字的经验吗？坦白的说，有些青年作者写的经验，能不能算是经验，还很值得怀疑。我曾看见过一个作者下乡体验了五天生活，就回来写了一篇很长的经验。都要这样，工人作家赵坚同志在工厂生活了二十年，该写多少经验呢？我说咱们青年作者还是多写作品，少写经验的好。也希望一些报刊编辑少约我们写点这一类的稿子。

有些人对青年作家的崇拜和赞扬已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天津的工人作家膝鸿涛曾和我谈起他的一次遭遇。一群青年学生和他会见，大伙鼓掌高喊“欢迎人民作家膝鸿涛同志！”“这玩意我还受得了呀！”事后膝鸿涛在心里老嘀咕这句话。我还看到过一个惊奇的标语：“欢迎伟大的作家玛拉沁夫”，真是耸人听闻。我有什么伟大呢？我一点也不伟大。有些记者还要我和小孩子一起照相，我干脆拒绝了。有的青年甚至把某某青年作家形容成天上的闪耀着什么光芒的星星。在这次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期间，访问影片《董存瑞》的作者之一董晓华同志也多得不得了。这些热烘烘的场面，甜丝丝的赞词，真会使你不能冷静思考一下：艺术究竟是什么？是否写过一两篇作品就已达到了艺术的高峰？

我们是应当尊重老作家的。我看见过一幅漫画，意思是说你妈妈虽是麻子，总是你妈妈。何况我们的妈妈并不是麻子，还是茅盾、老舍、巴金、曹禺这样一些漂亮的人呢。我们的老前辈已走过了漫长而光荣的创作道路，我们自己哪一点值得骄傲？有什么理由要翘尾巴呢？有人说这是青年作家出头露面的时候了，老作家说几句青年作家的作品的缺点，就是压制新生力量，所以逼得老作家只好捧场。这种论调是很可怕的。事实上有些老作家确是或多或少地受了这种错误论调的影响。青年作家南丁的小说《检验工叶英》无疑的是一篇好作品，但在艺术上也不是毫无缺点的。可是《文艺学习》三月号上发表的李纳、舒群等几位老作家评介这篇作品时，却说成是几乎没有缺点。我不知道是否是《文艺学习》编辑部给他们出了题目，说只说优点，不说缺点的。一个儿子犯了罪，我觉得父母也应该上法庭，因为他们平时放松了对儿子的管教。我们希望文学界的爸爸妈妈们还是把我们管教得更紧一些，不要放松和原谅我们的缺点才好。

现在我真怕接触某些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用什么金钱和合同来拉拢你、诱惑你。我没写出作品前，很难说确有把握写出什么东西。而且，我们最需要的也不是钱，而是比钱更高贵的东西，那就是严格的意志和高尚的品德教育。光拿钱来刺激我们的写作欲望这玩意真受不了。前不久，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会（扩大）会议时，就有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来找我订合同。我说我三两个月内还不知道能不能写出一篇像样的作品来，他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写出来什么时候给我们出版就行了。他一边说一边就赶紧从制服右边的口袋里掏出合同来。与此同时，我看见他装合同的那个口袋里

放的一大迭崭新的人民币也快冒出来了。我顿时警惕起来，马上制止了他。我说我一不订合同，二不要钱。你答应我这两个条件，我们才能谈下去，不要说谈一个钟头，就是五个钟头也可以。钱对国家很有用，但对青年来说，有时却可以毁灭人。我建议，今后对我们青年作家还是终止这套先拿钱后交稿的玩意吧。没有一个人是依靠订合同而攀上艺术的高峰的。只有那些深入生活，努力学习、刻苦创作的才德兼备的作家，才有希望在创作道路上走上光辉的顶点。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6年4月18日）

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世界观

玛拉沁夫

在我国文艺界历次思想斗争运动中，作家艺术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总是成为我们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焦点。历次的运动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人们常把社会主义文学称为新文学，这说明它与一切资产阶级、封建主义文学不同，是负有新的、伟大的使命的一种新生的文学。

无产阶级文学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斗争；创造共产主义的光辉灿烂的艺术形象；鞭挞和摧毁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落后的思想意识，这样就要求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必须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没有共产主义世界观，就不可能创作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作品来。我从切身的经验中，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有时遇到搞文学的人，谈到创作上的甘苦，有时作品写得不称自己的意，可能是为了艺术表现方法，但更多的，是苦于自己思想水平低，笔下塑造不出光辉灿烂的英雄形象。

就拿内蒙古来说吧，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是极快的，而最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变化了，或者正在变化着。共产主义的或共产主义萌芽状态的事物，已不是少量

的，而是大量地出现了，而且正在不断地增多和发展着。

这就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跟上去。我们的现实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连从前最偏僻的边疆，也早已升起了人民公社的红旗。

我们的文学不是消极地反映生活。它是以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为创作的原则。作家要善于发现那些共产主义的或共产主义萌芽状态的事物，并且帮助和促进它们的发展。

因此，就要求作家站得高，看得远，看得深，看得正确，这就必须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

少数民族地区的情况，虽然各有其特点（或特殊性）但是对少数民族党员作家来说，我们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我们的人民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帮助他们的革命的思想意识、道德品质的成长。

我们不应当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话又说回来，教育别人的人，首先自己要受教育。作家要用革命思想去教育人民，首先自己必须是革命者。我们内蒙古文学工作者绝大部分都是青年人，我们经过的革命斗争锻炼少，思想水平还不够高，树立与巩固共产主义世界观，对我们是极其迫切的问题。我们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遵循着毛主席文艺方针踏踏实实地向前走，不断地改造自己，在不久将来，一定会创造出具有高度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的作品！

（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1月7日）

答《萌芽》编辑部问*

——文学杂谈之三

马拉沁夫

(一)你是怎样进行创作准备的？第一篇作品是怎样写出来的？以后又如何提高的？

编辑部所提的“第一篇作品”，可能不是说的我们写的第一个作品，而是指作者第一篇较有影响的作品而言的。我跟其他作者一样，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第一篇作品之前，已经写过不少“不算数”的作品。我想在谈编辑部所说的那个“第一篇”之前，首先谈谈自己的那些“不算数”的作品。或许这样也就回答了“你是怎样进行创作准备的”那个问题。

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是我第一篇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写于一九五一年。在发表这篇小说之前，我在文工团已经搞了几年创作，多是配合当时当地的革命工作，写些剧本、演唱和歌词。写那些东西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稿费，写作还能“出名”，当时，把写作正确地只看作是一种工作分工，正如别人有唱歌的、跳舞的一样。写出作品来，如能演出几场，观众给鼓几声掌，就是最高的奖赏，使我们心中充满劳动后的愉快。那时，我年纪小，各方面都十分幼稚，但是从身体健康，精力充沛这一点来说，那是大大地强过于现在。那时，我就象匹任怎样奔驰都不知道疲倦的小骒马子，连续开几宿夜车，天天照样痛痛快

快地打几场篮球。许多配合中心工作的作品，都是一夜之中赶写出来的。记得有一次，乌兰浩特市搞民主选举，我们文工团要作街头宣传演出，领导上给我交代任务说：“明天我们上街宣传民主选举，今天晚上，你写一个小剧本吧！”当第二天曙光刚刚染红东天边的时候，我果真写出一个名为《选举去》的剧本，怀着战士完成任务的愉快心情，将剧本交了出去。那时候，演员同志们对赶任务，不但有热情，而且有本领。现在成了剧作家的特·达木林同志，主演我的那个小剧本，他和其他几位演员，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背会台词。排练完毕，在上午十时左右，就扭着秧歌，跳着蒙古舞上了街头。自然由于时间仓促，不免在演出场上发生忘记台词的事，但是老练的演员索性当场根据剧情泰然地编出词儿来，使自己摆脱尴尬的境地。我在这里提及这些题外的话，是为了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创作生活，是从“赶任务”开始的，现在能够写一点东西，也是那时候打基础、作准备的。

谈到创作准备，那绝不是指的背会多少个优美的文艺词句，研究多少本《怎样写小说》之类的书；依我看，积累生活、积累革命斗争经验、培养革命的思想感情才是头等重要的。对一个作家，政治锻炼和生活积累是有联系的；在革命的生活斗争中，经受政治锻炼，在政治锻炼的过程中，积累生活经验。我从十几岁就生活在党的温暖的怀抱里，是党把我——一个无知的蒙古族孩子，引导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之中。我一直生活在内蒙古，我了解我们内蒙古的苦难的过去，所以每当我写到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的自治区，写到我们新的内蒙古草原，心里就充满了说不出的激动，笔端就有了写不尽的激情。有的同志鼓励我，说我的某些作品写得有感情，